

随笔 春天

鲍尔吉·原野

四季当中,春天最神奇。夏季的树叶长满每一根枝条时,花朵已经谢了,有人说“我怎么没感觉到春天呢?”

春天就这样,它高屋建瓴。它从事的工作一般人看不懂,比如刮大风。风过后,草儿绿了;再下点雪,然后开花。之后,不妨碍春天再来点风、或雨、或雨夹雪,树和草不知是谁先绿的。河水开化了,但屋檐还有冰凌。想干啥干啥,这就是春天的作风。事实上,我们在北方看不到端庄娴静的春天,比如油菜花黄着,蝴蝶飞飞。柳枝齐齐垂在鸭头绿的春水上,苞芽鹅黄。黑燕子像钻门帘一样穿过枝条。这样的春天住在江南,它是淑女,适合被画成油画、水彩、被拍照和旅游。北方有这样的春天吗?没见过。在北方,春天藏在一切事物的背后。在北方,远看河水仍然是白茫茫的冰带,走近才发现这些冰已酥黑,灌满了气泡,这是春天的杰作。虽然草没有全绿,树未吐芽,更未开花,但脚下的泥土不知从何时泥泞起来。上冻的土地,一冻就冻三尺,是谁化冻成泞?春天。

像所有大人物一样,春天惯于在幕后做全局性、战略性的推手。让柳叶冒芽只是表面上的一件小事,早做晚做都不迟。春天在做什么?刚刚说过,它让土地解冻三尺,是把冬天变成夏天——春天认为,春天并不是自然界的归宿,夏、秋和冬才是归属或结果——这事还小吗?

春天深居简出,偶尔接见一下春草、燕子这些春天的代表。春天在开会,在讨论土地开化之后泥泞和肮脏的问题。泥泞的样子实在给“春天”这两个字抹黑。我夜里常听到屋顶有什么东西被吹得叮当响,破门拍在地上,旧报纸满天飞。这是春天会议的一点小插曲。春天一边招呼一帮人开会,另一边在化冻,催生草根吸水,柳枝吐叶,把热气吹进冰层里,让小鸟满天飞。春天看上去一切都乱了,一切却在突然间露出了崭新的面貌。

春天暗中做的事情是让土地复苏,让麦子长出来,青草遍布天涯。“草都绿了,冬天想回也回不来了。”这是春天常说的一句话。春天并不是冬天到达夏天的过渡,而是变革。世间最艰难的斗争是自然界的斗争,最残酷的,莫过于让万物在冬天里复苏。春天和冬天的较量,每一次都是春天赢。谁都想不到,一寸高的小草,可以打败一米厚的白雪,白雪认为自己这么厚永远都不会融化。积雪没承想自己不知不觉变成沟壑里的泥汤。

春天朴素无物,春天大象无形,春天弄脏了世界又让世界进入盛夏。春天变了江山即退隐,柳枝的叶苞就是叶苞,它并不是春天。青草也只是一株草,也不是春天。春天以“天”作为词尾,它和人啊树啊花啊草啊牛啊羊啊都不一样,它是季候之神,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爱照相的人跟夏天合影、跟秋天合影、跟冬天合影,最难的是跟春天合一张影,它们的脚步比“咔嚓”声还要快。

历史

西阴村的考古,不但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而且奠定了李济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西阴村也因此被载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现场的史册。

2004年夏季,李济先生在台大任教时的得意门生、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李亦园(1931—2017,福建泉州人,哈佛大学历史系硕士,新竹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1935—2018,山西介休人,康乃尔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哲学博士,长期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北东华大学),酝酿了一次山西南部考察访问之旅。因运城是晋南

最大的城市,而从运城到各著名古迹遗址的车程都很适中,故选定运城为基地。不过,他们的此次晋南行,心目中最主要的目标却是西阴村遗址,以寻觅老师当年发掘的踪迹。8月1日在业师逝世25周年的祭日,他们来到西阴村。在村支书樊老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俗名叫“灰土岭”南面壁立之处,看到三块分别由夏县人民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初所立的、70年代末是山西省人民政府所立、90年代则由国务院竖立的“西阴遗址”“西阴村遗址”的文保碑时,李亦园和乔健“走近前去,摸着石碑,心里都十分激动,有如看到久别重逢的亲友一样”!

他们认为这三块碑,代表着这个遗址的重要

收到著名诗人、老朋友潞潞的精美画册,有些爱不释手,有些感想。

打开画册,有潞潞写的一个标题——我不是画家。反复读了画册的百十张作品,也许这一句“我不是画家”的背后,是“我”不按画家的方式去作画,或是以一个诗人、一个用形色去发表态度的思想者的发言。

潞潞的作品,在美术领域的格式流派中,更接近新表现方式,但我也领会到他与画家的原发助推力是不同的。画家们常在美术史的脉络中,从支节扩张或革命、形式地表象革命,也让画家的初衷认识来助推表达,因此常常陷入到形式的表象当中。而潞潞的画,是用形色行走在另外一个世界。他的文化底蕴或态度或表达应是主体,这样不同于画家的一点,使他的语言纯粹了许多,基于他的学究内涵,是在不犹豫的语言状况下,吐露出心声而表达宣言,这也是我写文章时,用了“一个不犹豫的画者”的原因。

品鉴

读诗人潞潞的画

王亚中



我们知道,职业画家创作是小心翼翼的,尤其写实绘画者。在造型方面有时也忘掉了艺术精神,在表层状态的刻画方面下很大的功夫,画工的意味比较浓厚。画家的原始助推力,基本放在图式经营的状态下,而潞潞说他不是一个画家,我想补充一点,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的表达,他对形色的应用都不会偏离主题的表达。他的很多作品写着无题,也许无题,也许有题,也许标注题目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意义,或是有时只是写了一段“空壳诗”,只是表达了灵魂的游荡与节奏,只有他知道的有与没有,但图式上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具备充足动能的表达者。潞潞作品的表象没有轻浮的色形,但表层轨迹上看到他的发言是有力的,具备着刚强的语言质量,具备着旗帜鲜明的性格显现。确切地说,潞潞作品的制造,是在发言表述,记号存储,修正着自我思想的直言与偏差。因为他是诗人,文化思考者,他的作品更具陈述性,他将世界观与人性的灵魂脉动,不折不扣地挪移至画布上,他用形色再一次延续诗中的意境与造化。按我的理解,我还是没有完全读懂他的态度和基因变异组合,只是感到一阵阵撕裂或呼唤。

“我不是画家”,是一个文化人的担当。无题作品,是宏大主题的标注,是对文化思考最大的尊重。我是画家,向潞潞学习。也感谢雪华兄对于画册制作的倾心付出和对文化艺术的忠诚呵护。

35

苏华著



《大禹禹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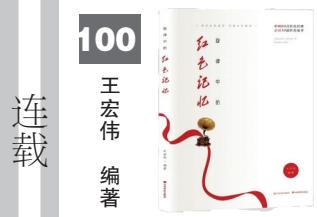
意义逐步被更高层级机构所肯定的过程,而且事实上这个遗址的发掘的确在华夏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李亦园从西阴村回到运城后即撰文《西阴村下寻师踪——一个考古遗迹的探访》(台北《联合报》,2005年8月5日)。

作家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为你带回远方儿女的思念,
鸽子在茫茫海天飞过。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愿你月儿常圆儿女永远欢乐;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这是儿女在远方爱的诉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为你衔来一棵金色麦穗,
鸽子在风风雨雨中飞过。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愿你逆风起飞雨中获得收获;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

当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风风雨雨,迎来她四十华诞之时,像许多激情飞扬的文艺家一样,著名作家韩静霆、著

名作曲家谷建芬也通过其创作的《今天是你的生日》这首歌曲抒发对祖国的深情厚谊,使广大受众再次听到一首动人心弦的经典作品。

《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众多赞美伟大祖国歌曲中十分优秀且感人至深的红色歌曲之一。其精彩的内容与优美的旋律使我们想到,在历史上,祖国曾经四分五裂,春秋战国的连年征战和民不聊生,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和社会动荡,五代十国政权如同走马灯一样变幻更迭,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特别是1840年之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使祖国更是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绝境。

责编 温岩
和亮 立君大地小景
乔傲龙

金针

这是记忆中的一个清晨。太阳憋得满脸通红,还差一点就要爬到山顶。小小的我挎着藤编的筐,一路碎步踩过草丛,惊落点点露珠。薄薄的水雾四面笼罩,刚被衣袖拨开,湿漉漉地又贴上脸来,如冰凉的唇。黑狗在身后撒欢,一会儿撵上,一会儿停下来,偶尔一阵汪汪,也被湿漉漉的空气凝滞。

拐两道弯,攀着旁边的蒿草,下一个既窄且陡的小坡,半崖上一块巴掌大的台地,两天没采的金针又开出了满眼黄花。挂着露珠的黄花,松松散散装了半筐。崖畔藏着几株马奶果,照例要扒拉开蒿草检视一番,挑成熟的摘一把,放一颗在嘴里甜甜地嚼着,剩下的塞进衣兜。村庄已经醒来,太阳在回家的路上洒下耀眼的金光。远远看见炊烟,母亲已在灶锅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端一盘雪白的馍,盛一碗现炒的黄花,庄户人家的炕桌,土地赐予简单的香甜。记忆中挂着露珠的清晨,火红或金黄的日头下,有很多这样的温暖。

伤牛

一年的夏天,生产队一头耕牛掉进沟里摔断了腿。队里出动若干精壮,费死劲儿才抬回来。兽医站的人来看过,摇摇头说是没治。

那天,伤牛跪卧在马房院里,折断的前腿靠一层薄皮连着躯干。饲养员端着半盆黑豆,哄孩子般的声调里带着哭腔。院子里、窑顶上、柴垛旁,闻讯赶来的男女老少,眼里写满了愕然。牛圈边的石槽上,老队长一口一口吸着旱烟。众人如石雕的群像,马房院里的沉默令人紧张,只有伤牛间或抬起头一声悲鸣,仿佛在寻问命运的归宿。良久,老队长站起身,在石槽上艰难地磕着烟锅,看看地上的伤牛,转过身去长叹一声。

尖刀穿透心脏,终结了伤牛的痛苦。炊烟升起时,诱人的香味从家家户户的灶台飘出,弥漫着整个村庄。村里宰牛分肉,我印象仅此一回。

“老牛老牛,家中一口!”这是辈辈世世传下来的训诫:杀牛者,下辈子变牛,吃草、耕地、住牛圈。而重伤的耕牛,利刃穿心的解脱之后被剥皮食肉,同样无悖于天道。烟袋锅“砰砰”磕着石槽,老队长的痛心与决绝是人对土地的服从。无力自存的伤牛,其血肉之躯贡献于人,转化而成的能量,最终又悉数交给了土地。

献爷

四方神祉,塬上统称为爷。惊呼一声“好我的爷”,喊的并非炕上的爷,而是天上的爷。献爷,就是祀神。过去每逢大事必献爷,除夕献,中秋献,阳历年献,清明端午献,娶媳妇、过满月、打窑、搬家、远行,样样向爷报备、求爷关照。隆重的奉上猪头,简单的杀只鸡,实在不济,白馍点心也能行。

那年高考发榜,我情绪低到极点,奶奶一脸庄重,又搭油锅又杀鸡,焚香三烛,大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拉我到院里磕头献爷。塬上对爷的态度,可爱至极也略带狡猾。此间百姓,历史上并无佞佛或谄道的传统,所谓四方神祉,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功能性版块,这个服务系统由天地老爷统领,之下的各个职能部门都是功能性的,灶锅爷、土地爷、马王爷,只因有用而存在,谁也不是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是人们的生活,生活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

塬上百姓的精神世界都是三层小楼,头上一层住着四方诸神,脚下一层住着死去的先人,他们因对生活之梦的襄赞而被感激。所谓献爷,不过是向通力合作者表达谢意。而合作的载体,正是脚下这块人文大地,合作的契约是人不误天时、地不欺五谷、四时不负耕耘。